

1995年1月3日,元旦放假后上班的第一天,在夜幕降临的时候,灾难也降临了这座城市。当晚5时50分,随着两声巨响,顿时马路“开膛”,碎石飞溅,济南市泺源大街东首向东至羊头峪东沟路,马路电缆沟爆炸,约2.5公里路面被炸开,路人伤亡惨重。当再次揭开21年前的伤疤时,我们所想的,所做的,是怎样让这座城市不再经历这样的悲痛。

天旋地转后什么都不知道

21年前和平路大爆炸亲历者讲述惊魂一刻

口述人:王红 时年25岁,济南第二汽车改装厂工人

文/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王小蒙



王红家刚买的黄色面包车被炸得四轮朝天。



爆炸造成的巨大冲击波将一辆摩托车崩挂到门上。

再晚回家十分钟 就遇到爆炸了

口述人:管伟,事发时上小学五年级

那时我还在上文东小学,羊头峪东沟和和平路是回家的必经之路。记得那天考完试很开心,跟几个小伙伴玩到天黑才想起来回家。妈妈在家正包水饺,突然间客厅的窗户被气浪震了一下,玻璃碎了一地。紧接着家里停了电一片漆黑,煤气也没有了,水饺也就没吃成。第二天上学发现路面都被炸得鼓了起来,我妈都没法骑自行车上班了。“你再晚十分钟还不回家就炸到了。”说起这事,我妈总是庆幸的,也成教育我按时回家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骑着自行车 一下炸了下来

口述人:周法山,事发时58岁,纸箱厂员工

当时刚下班,骑着自行车往家走。我走在羊头峪东沟马路中间,伴着一声响,还没想过咋回事,就从车子上给摔下来了。看到那地面都裂成一块块的,跟翻过来一样。我起来扑了扑身上的灰,吓得够呛,没管自行车就赶紧先回了家。到家才感觉到脖子上都是血,家里人赶紧打电话给我单位,单位开了辆车过来,羊头峪东沟被炸得自行车都走不了了,车自然也开不进来,就在文化东路上等着我把我送到了医院。

安全重于天

口述人:李靖
济南港华燃气员工

每年的1月3日,公司都会举行纪念活动,来提醒我们安全重于天。现在,在燃气安全方面,我们运用了一些先进的技术,比原来只靠巡线员进步了很多。在安全管理平台上,建立了一个叫做燃气数字地理信息系统,是一个环境、流量、智能判断系统。一旦出现问题,可以智能判断,需要关闭哪些阀门,会影响哪些客户。

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检测系统,燃气自动数据采集监控(SCADA),是用来监测管网工作状况的。设置传感器的智能检测点,这些传感器安装在地下密闭空间,地上则安装重点燃气设施。目前,地下300多个,地上有150多个。使用时,会设置一定的参数,如果超过这个参数,那么就可能是发生了煤气泄漏。

其次还有视频监测系统。在重要的客户和燃气设施附近,安装视频监控。另外,在所有工作车辆上都安装了GPS定位系统,现在给部分巡线员配备了GPS。这样可以更方便进行科学调度,如果出现险情,可以安排最近的车辆到现场排险。

济南口述史

齐鲁晚报

2015年12月23日
星期三
编辑:翟恒水
美编:石岩
组版:刘燕

1 一声巨响,车被抛向空中

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,在汽车落地的那一刹,我没有了意识,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。不知道多久之后,眼前恍惚一团漆黑,嗡嗡的嘈杂声直往耳朵里钻。在坚硬的木板上,身体开始传来阵阵剧痛……

这一刻前,只记得是1995年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元月三日傍晚。丈夫张智峰开着面的车,

我跟他一起去接小侄子张云鹏回家。当时六岁的鹏鹏在他姥爷家,就在羊头峪东街2号院。

那天接上鹏鹏后,我就抱着他坐在副驾驶座上,丈夫开车走出小区大门,由南往北走。走了十几米,我就觉得这车开得有点晃悠。“怎么车开得这么不稳?”心里的这句话还没等问出口,只听见“嘭”的一声

巨响,车子突然被抛向空中,我下意识地抱紧了鹏鹏。一阵天旋地转之后,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再醒来时丈夫和鹏鹏都不在身边。

“刚刚发生什么事了?我这是怎么了?我老公呢,在我怀里的鹏鹏呢?”脑海中一片空白。可身体传来的剧痛让我意识到,我刚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受了伤。

2 几个民工找了块木板把我抬到医院

意识恢复时,我靠在中心医院一楼墙角的垃圾篓边上。

云鹏姥爷找来的几个民工把我抬到了二楼,也是他们一路把我抬到了中心医院。

后来我才知道,那一刻和平路煤气管道发生爆炸,产生的冲击波把我们的车掀了个四轮

朝天。从空中落下来,车头与车尾都掉了。那辆新买来还没来得及挂正式牌照的黄色面的,也被炸得只剩了个空壳。

车前挡风玻璃全碎了,把老公的脸扎得血肉模糊。后来,听丈夫说,他也是被好心的民工拽出来的。当时他还有意识,只是身体都动

不了。旁边的人看到他血肉模糊的脸,还找来一件衣服给他盖上,他甚至听到旁边的人叹息,“大概也活不了了”。

好在车翻的时候,我下意识地抱紧了云鹏。他只是头部受了伤,自己从车里爬出去,一边哭着一边去小区里找他姥爷。

3 一直高烧不退,才知孩子流产了

经过检查,我的腰椎压缩性骨折,右小肘骨折,不能自理。就这样,我就在中心医院外二科病房16号床住下了,给我主治的医生说我要是伤得再往下一点,我就成张海迪了。我在中心医院住了半年多,有一阵总是发高烧不退,医生就建议我检查一下,那时候我才知道是流产了。那时我俩才结婚3个月,可怜我还不知道自己怀孕,孩子就这么没了。

在我的

病房,还住了一个家是泰安,在济南上学的小姑娘汪峰(音),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。当天正好是元旦放假回校,她跟另外四个家都是泰安的同学从学校出来逛街,爆炸时两个同学被炸死,2人被炸伤送到了医院。她比我更严重,骨盆粉碎性骨折,整个下半身就瘫痪了。十五六岁的花季,变成了说哭就哭的雨季。

我丈夫住在了千佛山医院的骨外科10病房5号床。他面

部多处炸伤,牙齿变形,腰椎压缩性1—2节骨折。他的脸上缝了100多针,因为挡风玻璃的碎片都嵌在了肉里,后来又做过两次手术。医生说,幸好他不是伤疤性皮肤,否则他这张脸是不能看了。

小外甥张云鹏,头和后背也被撞破了。后来查出来他脑电图检测还有异常,听他爸爸说,每天他都毫无征兆地哭闹两三次,哄都哄不住。好端端的就发脾气摔东西,过了十几年才慢慢地好起来。

